

為貢雖指卷第

德清胡

附錄 扶流

為雙二... 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二東流

為涼川... 五年一河從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

滑臺城... 已下... 延津今... 壽津接滑臺城在... 又東北

逕黎陽縣... 黎山東北即黎陽故城東岸有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按黎

隄勢不能遠... 又東北逕涼城縣... 右滑縣東北... 又東北為

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

河故瀆... 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一曰北瀆王莽

皆時已無水... 俗名是瀆為王莽河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

時蓬空者唯此... 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

卷第

六

大河故瀆東北逕
大清武時為清河漳
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劇瑣于戚背迷陽度曰若河
今頓丘衛國縣在衛地是也為衛之河上邑也

又逕繁陽故城東
城在今
清豐縣

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
城在今
清豐縣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
城在今
南

又東北逕平邑鄆西
竹書紀年
趙敬平是也按今南

樂縣西北元和三年
又東北逕平邑鄆西

樂縣北有
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堰

南分屯氏河出焉
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滿洲志曰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

故瀆又東北屯氏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
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
又東北逕信成縣故城東北而東注于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
出亦謂之信成縣故城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
又東北逕靈縣故城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

屯氏河自館

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

元城二縣黃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

壘今名恆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

畜人情故謂之恆山今在大名府北蓋即沙丘壘也館陶故城在今館陶

西八和志王莽河在縣東四里隋析館陶地置冠氏

其言城在今冠縣北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大河故瀆又東

發千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

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千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

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

城在今清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

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

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郭昌穿直渠

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

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蓋即孟康所謂出貝

四南二折者也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

城在今清

又東逕

所疑當作三折

又東逕

河縣東南

又東逕

亭城南

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

又東逕平晉城南

未詳

石博平縣北寰宇記王

博平縣北十八里

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為鳴

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

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蓀入屯氏河

大河故瀆又東逕

鳴犢河東北至蓀入屯氏河

大河故瀆又東逕

鄒縣故城南

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

屯氏三瀆

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

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

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

寰宇記繹幕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

西流

高縣故城西

地理志曰高津也按高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州之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

南二十餘里今頭之黃河崖 又北逕脩縣故城東

城在今景州南脩音條一作脩

括地志云俗名南條城在今脩

縣南十二里 又北逕安陵縣西

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

鄉故縣也今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

又

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

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淇水篇云清河自東

光縣西南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清河故大河也按魏收志合口在浮陽縣

西浮陽今滄州漳清合流當在州界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

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

詳見播為九河下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

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清

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清河屬直隸廣平府博平高唐並屬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

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

大城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

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

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矻礫矻礫不知在何處

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

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東

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為令又加石作

石

廣韻石
於郎丁切

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

水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句南礫

溪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

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

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號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

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

矣礫溪口即南礫溪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

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

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

為滎寧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邪唯

漢平一河侵汴濟謂徙從礫溪口則可然亦

無磔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卷之十一程氏曰周時河徙磔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沈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却無磔礫字又圖說葭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溪卷之十一今案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工卷之十一而互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其下文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酈注云郭東有

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
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爲九
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
堰以北館陶貝丘禹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
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以沙丘堰爲禹迹
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
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爲降水唐人云河
自貴鄉縣界分爲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
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鯀
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
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塌之水是也蓋以堰爲鯀所

作或曰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通魏趙魏亦爲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

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也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口劉故以五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颶馬均陽也春秋晉地戰國屬衛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奇引河溝灌大梁

大梁城壞其子計障河溝者鴻溝也即漢志所謂狼湯渠據水

經注陰溝本菴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

而不逕其北遂自梁溝爲菴蕩渠亦曰鴻溝浚儀
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
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
棧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
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
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
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
所引是菴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
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

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

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

馬一在黎陽橫以是謂實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

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

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

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

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涯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

為溝入淮泗皆承橫之誤

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

決寸金淀灌趙葵軍

淀在城北二十餘里

明崇禎十五年賊決

朱家寨隄以灌城

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址

其所引者皆大河

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

備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

入勃海

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注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

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

夏五月河水決濮陽

勃海三

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

至

從

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

志孝

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八滄泗上

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止輒復壞具武安侯

蚡丞相其奉邑食郇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

郇兵八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

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
尤甚廼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
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

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弱補令密謂之撻以草塞
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撻音其偃反瓠子歌隲林竹兮撻石苗師
古曰謂瓠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
之也苗亦瓠耳音側其反義與割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

隄王尊傳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溝洫志河隄

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元和志捷尾堰在彭州導江縣

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成帝時瓠子河決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

以爲捷

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

謂兗豫

延世隄防三旬

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

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

波仍爲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
大昌以爲元光已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
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
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
向東之勢矣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
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
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
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

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二人行視圖方略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隄間關通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身便之術也而商以爲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才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五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爲算

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為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去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

後漢書王景傳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渭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

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壽津

東逕鐵丘南

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望見鄭師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威南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

今在開州西南

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

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

金隄宣房堰按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于水津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遏衝要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

又東北逕

衛國縣南

漢東郡有畔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

又東逕鄆城

縣北

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

又東北逕委粟津

河北即東武陽縣

左合浮水故瀆

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

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

又有漯水出焉

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洋見兖州

又東北逕

東阿縣北

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按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倉亭津在縣西北

又東

北逕荏平縣西

河東北逕碭礧城西述征記曰碭礧津名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荏平縣按今在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碭

礧城也縣西二十里有漢注平故城

又東北逕四瀆津

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

水曾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按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
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逕楊址

縣東商河出焉 楊墟平原之隸縣城在高唐城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潔水及澤水所潭也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平昌般縣

樂陵勅鄉故城南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而東北注于海元和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按商河行大河之南

潔水之北 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潔水注之 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詳見兗州 又

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 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

則趙人不取漁於河即此河也 又北逕張公城 有津曰張公渡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 又北逕平原

故城東 故城在今縣南 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 今陵縣治即安德故

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為名與臨邑縣接界 又東北逕般縣 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 樂陵 故城在今樂陵

縣初鄉 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 厭次縣南為厭次河 今武定州東有厭次故城本富平後漢改曰厭

次水初二年劇賊畢毫等寇平原厭次今劉維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即此地也 又逕潔陰縣故城北

此北潔陰縣也按潔水下注云北潔陰城伏環謂之潔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潔水之北 又東北為潔沃津 在潔沃縣故城

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
北有潔沃城故縣也今蒲臺縣東有潔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今高苑縣
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

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
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分為二水枝津

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 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

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潔水注云潔水逕千乘縣二城間又
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 河水東

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 河水入海處當在甲下邑之東北馬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

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
唐蒲臺縣置本漢潔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 以今與

地言之滑縣開州 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朝城 並屬山東

府 陽穀 屬山東兗州府 在平 屬東昌府 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

武定青城蒲臺 並屬山東濟南府 高苑博興 並屬山東青州府 利津 屬濟南府

州縣界中皆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也
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
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
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
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
殊不合常深以爲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
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
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
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
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

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
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
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豈盡
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
大略而已

王景脩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
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
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
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
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
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

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
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菑蕩渠下

太子賢曰汴渠
即菑蕩渠也

則河

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年
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
河至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
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
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
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緜錢陶丘今定陶無
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旣脩則東南
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

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
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
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爲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
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阨危事不
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
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
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
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

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即以復禹河爲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即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張汜請脩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

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說也宋神宗之所以
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為害
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崖完
固勢不能遠汜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
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
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兗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為
縱橫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
哉至若田蚡利鄆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
數者亦以為然未必非蚡教之言也谷永黨於王
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
不陰為元城冢墓計乎此正臯陶謨所謂巧言令

色孔壬盤康所謂眊眊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蓋管仲誇實征之所至

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即王制所云
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者也燕王謂蘇代曰
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爲
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禹河尚未改
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幼清
云近世河與淮合爲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
河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
自西晉之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新舊二史亦不志
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
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

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之郡也謹撫元和志寰宇記

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為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

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

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

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唐書五行志乾寧

三年河漲將毀滑州失今志決其隄因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黎陽西南

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為濬縣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

岸則濮陽縣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廿

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

縣臨黃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鄆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

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

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

岸則武水縣

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聊城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

又東逕陽

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

陽穀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為河所陷沒

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水經河水逕在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在平非河改道也

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

安德縣

平陰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

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

去縣十八里

又東逕臨邑縣北

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

又東逕臨濟

縣北

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

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齊東縣界

其北岸則滴河縣

厭次縣

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

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

入海

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為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

俗呼為鬪口定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

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

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

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

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

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

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

南按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在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

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

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

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

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

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

又十四歲爲慶曆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來時有溢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閼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

帥薛平蕭傲二事耳

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

帥田弘正共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書蕭傲傳傲爲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傲徙其流達去樹隄自固又得安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

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旣壞河行

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爲篤論云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

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

在今開州東

尋復脩塞

大中祥符四年

遣使滑州經度兩岸開減水河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五年知滑州
陳堯佐築大隄壘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是歲著作佐郎
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
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
為六渠道入漳河滹沱易水以注于海議者以為不便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
西北天臺山傍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樂又合清水古汴渠
東入于海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
垂請自一疏瀆為一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隴服之間復合於澶淵舊道則
滑州不治自涸朝議慮其煩擾罷之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
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 景祐元

年又決橫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曆八年河又決

州之商胡埽

在開州東北二十里

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

故道今濮州東

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按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

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叟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

東平

州西范縣東

河去州七十里西接范縣界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為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

金河歐陽脩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埽滅不可考

陽穀縣東南

河去縣六十里東阿縣北

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界來經銅城南又東經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 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

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

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

至和二

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

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

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為六塔河

嘉祐元年四月

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

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

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

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

難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為橫

隴雖寒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繫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詔臣僚詳定脩又上疏

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淤德棣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何如此近乎欺妄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

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織物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復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已而中書奏開六塔修又請罷其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

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

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榮

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

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

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
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
云元和八年河溢馭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
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
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
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
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
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
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
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
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

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于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旣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逭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

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爲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爲二則上不壅可

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

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

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蓋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

與開州接界處也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德棣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所開引

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

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

北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

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為高唐縣又東

北逕恩縣南唐為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

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為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

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

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

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

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

欲決金隄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

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

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宇文

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

又東北逕般縣

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

又東

逕樂陵縣故城北

城在今縣東案宇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縣有篤

馬河按二水既合例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

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

南

城在今海豐縣界北齊移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南

又東北入海

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

變遷至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兩津河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之所經

築此以為隄耳海豐新志云鉤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及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

縣西三里統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爲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爲禹貢之碣石大謬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

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
海豐木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

常虞遏壅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

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

在今開州西南

河道

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

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

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

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

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

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

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

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

不復開二股矣

志慶曆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

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

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

自枋頭遏其水爲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

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

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河自州東北三

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

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元城縣志

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

縣西與平原縣分水今丘縣西有平原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

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爲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即故

廣宗今為廣宗威縣
地清河在威縣東
又東北逕清河縣東
今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河故道在縣

北一里亦名黃蘆
河北入南宮縣界
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
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

東北逕武城縣西
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
又東北

逕棗強縣西
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近威冀州而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林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已而

棗強埽決北注瀛
又東逕將陵縣西北
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長河入焉宋景祐元年移將陵

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
與恩縣分水又東逕德州入吳橋界念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

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也寧津志云縣西二十里有古黃
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隄際然峭立居人謂之臥龍岡亦

即永濟渠為宋
北流之所經也
又東逕蓆縣南
蓆縣今為景州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
又東北

東光縣西
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蓋西字之誤東光

新志云衛河
在縣西三里
又東北逕南皮縣西
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鹽山城北入

海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按故城在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
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壞廢永徽

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壞廢永徽

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奏聞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

合冰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馬寰宇記云永濟

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衡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青縣南有合口鎮又東北逕乾寧軍

東軍在今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為清州今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

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巖聳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為碣石或鐫銘其上元王充按據以為禹貢之碣石大謬水經注清河東

北過濊邑濊水出焉詳見播為九河下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

海水經注清河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寶坻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商胡北流於今二

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顧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若經

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二四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

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

無阻宜修立東西堤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

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漸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若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鬻損城砦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速旋增修從之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溇沱巨馬三水所會自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禦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縣北二十里九城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傍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為二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

州大名元城

並屬直隸大名府

冠縣館陶丘縣臨清

並屬山東東昌府

威

縣清河

並屬直隸廣平府

夏津武城

並屬東昌府

棗強

屬直隸真定府

故城

屬直隸河間府

以今輿地言之開

恩縣

屬東昌府

德州

屬山東濟南府

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

縣靜海天津

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

諸州縣界中皆宋時

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

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

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為元符

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八年

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

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

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

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

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
元年趙偁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
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
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尚書省
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
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
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
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溼亦遷
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
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
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

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為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

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

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

瀆也

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於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草武縣故城又東逕籛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漢武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按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地勢東高西

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

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

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

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

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

白溝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

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紛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以爲契丹之河

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
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
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
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
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
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
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蝸蟾沸羹一唱百和自慶
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
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
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訐謨遠猶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

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

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
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
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
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
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
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
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
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
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
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
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

廝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一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紙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

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
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
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
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泮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
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
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
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

見范成大傳

孝宗隆興之元二

即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
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
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

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泛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

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
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
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
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
祥金鄉鄆城皆爲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
大略可覩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
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
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
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
大野并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
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

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

詳見導流入海下

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

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

是也

詳見徐州貢道下

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

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

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
金久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
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
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
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
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
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
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
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墻村
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

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為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嘗以是為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溫

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

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

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

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

清河即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靜海縣志云即楊柳青渡在縣北四

十五里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

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

半退足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

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
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
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
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
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
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
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

河之所經不可得詳

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歲爲泰定元年始行

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

謹撫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

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

原武在開封府西北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

里獲嘉新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

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

末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景泰中復決張秋徐有貞作九堰入

開濬漕渠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弘治二年決原武支派為三一自封

丘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 汜蘭陽至宿州合汴渠詔白昂修塞

之張秋在上東宛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又東逕陽武縣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

里河去縣十餘里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元至元

五年陽武諸縣河決二十二所泰定二年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

家尋復塞治明洪武十五年河決陽武天啓元年決又東逕津縣南

津年決膠沙岡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歸舊河

仕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

之界村泛濫七十餘里十五年徙經縣南入封丘界 又東逕祥符縣

北祥符河南布政司開封府治河舊去城四十里宋端平元年趙葵入汴蒙古

引軍南下決黃河廿金澗水灌之官軍多溺死者遂引還明洪武中河決原

武東經城北五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隔在河北景泰

四年塞之始復故道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邑趨東北經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下二洪趙皮寨尋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口入淮二洪大濶

崇禎十五年賊於朱家寨決河以灌城城陷河自陳穎諸州漫入淮泗今河在

城北十里朱家寨 其北岸則封丘縣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

在城西北十七里 徒經縣南去縣五十一里至大

二年決封丘順帝至元初復決明弘治二年決原武其支流自荆隆口漫祥符
下曹濮衝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命劉
大夏治之七年決陳橋集嘉靖七年復決於此萬曆五年決荆隆口長垣東明
幾於淪沒荆隆口即金龍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
與祥符
又東逕陳留縣北 陳留在府東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按元
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

接界
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
又東逕蘭陽縣南 蘭陽在府東北九
十里河去縣十五

里
又東逕儀封縣南 儀封在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縣
東北五十里有黃陵岡與曹縣接界元時賈魯

治河功始於此明正德四年河自儀封小宋集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
賈魯河下流淤塞遂南出曹單二縣城下直趨曹沛命官塞之按蘭陽儀封之

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
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

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
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
又東南逕睢州北 睢州在歸德府
西一百七十里

河去州
又東南逕考城縣北 考城在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十里
里多衝決賈魯河在縣北三十里 又

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 商丘歸德府治城舊在河
北自元至元迄明正德

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
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是一變四十四年河

於益甚而運大受其病未幾河復決新集塞寵家屯東出沛之飛雲橋設亭沙

河留城境山一帶盡塞河臣潘季馴於三沽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督相不二旬

而告成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黃陵岡在縣

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

所開也明初猶為運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先疏祥符滎澤上流又

疏賈魯舊河四十里然後於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

里河由歸德徐州以達于淮決口始塞名張秋曰安平鎮止德四年河決曹縣

楊家口奔流入單縣直抵豐沛由飛雲橋入運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北東

行曹單以北城武以南田廬盡被漂沒萬曆三十九年河決商

丘蒙城其東南之蕭家口復南徙北去曹縣五十里為縣境患

又東逕虞

城縣北虞城在府東北六十里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

十二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兗州府西南二百十里河去縣四十里萬曆三十年河決單之蘇莊衝魚亭豐沛明年復決

於此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

道於是沭河之議起湖在沛縣東北地勢窪下

又東逕碭山縣北

場山在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河舊在

縣南三十里嘉靖五十七年河徙始出縣北

又東逕豐縣南豐縣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秦溝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蕭縣在州西五十里沛縣西南有鬻桑亭瓠子畝曰鬻桑

浮冷雜泗滿即此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及萬曆三十四年河

歸故道自是蕭去河截十五里而坤則去河五十餘里矣河渠考云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冀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也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桃溝至朱珊渡一帶俱淤唯冀門渡以東僅存舊流四十四年大河於塞自趙家圈泛濫而北蕭縣境內一望瀰漫朱衡始開新河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以安隆慶四年河決崔家口萬曆五年復南衝縣界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

合

徐州在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於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爲運河亦名闡河元

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爲大河之經流舊從城東北小浮橋合運河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自商丘之新集出豐縣之秦溝衝徐州之圯城而小浮橋一帶漸淤新河吐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萬曆初議復老黃河故道潘季馴疏言有五利而不果行迨三十四年河臣李化龍濬舊河自碭山縣朱旺口東至小浮橋由是河歸故道天啓四年大漲灌州城乃遷治於雲龍山

又東南逕靈璧

縣北

靈璧在鳳陽府宿州東二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

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

則邳州

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睢寧在州南六十里河去縣五十里其地有羊山東北去州三里明萬曆中潘季馴於羊山龜山

土山相接處創築橫隄數十里以防泛濫即此又半戈山在縣北五十里東去州五里州志云黃河舊繞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

高於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口決而邳歲受河患泗河在州西北九十里萬曆三十一年李化龍所開也源出費嶧諸山左合沂武南入于淮孫承

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關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關陽經東長濫曹澤則橫決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沾頭入昭陽湖而胷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為河奪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加河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段薛沙水之勢今欲全加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

又東逕宿遷縣南

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

又東逕桃源縣

北

桃源在府西北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縣西北四十里有九里岡南臨黃河

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

水合

清河縣在府西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顧景范云縣西三十里有三

汶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

又東逕山

陽縣北

山陽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清江浦在城西即今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

沙河避淮水之險是也高家堰在府西四十里

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

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按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淮南水利考云海

道自充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唯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其上勢若排天也明隆慶中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寨海口堙而高寶諸州縣幾為巨浸於是復起潘季馴再董河道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海口遂闢

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太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年

河一過大伍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

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厯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

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

決金隄瀕河郡邑皆懼其害水勢北侵安山

在楊山縣南

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脫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止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

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其
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
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異譏
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
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
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
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
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
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
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

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爲發憤一道

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乎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渭按余闕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

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
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耶

日知錄云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親諸
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
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舍二瀆而為
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
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
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
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
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

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
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
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
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
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
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
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
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
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
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

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

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

嘉隆間雲梯關

口有漲沙甚大

潮退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功之處縱乘潮

退施功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隄日繕而決日聞非庫薄不能支即迫近不能容與

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

近河以東之

爲遙隄

離河六七里

使水有所遊盪築必以真土則復何

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袁黃曰昔陳平江

瑄

宋司空

禮

之治會通河也驅

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

爲關十有七

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

爲關二十有一

貯六分之水

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

察乃更闢而東焉當時故闢由茶山而南地甚峻
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
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

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
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
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
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
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

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

在淮安府

城西北四里累石爲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

鋸牙見宋史水

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觜取相激而名今

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

磯嘴之制下布七星椿椿上
礎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

錠錠三膚灌以糯汁砌以石灰長千尺袁氏以為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
開道都水郎中督工於滿浦坊作石鋸牙未知孰是磯嘴為治河要策萬
曆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跡今清江浦尚有之其
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浚者磯嘴之力也

顧氏

一柔字剛中無
錫人景范之父

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

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
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
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
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
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
之下北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
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棗

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

謂濟寧

挾

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

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

百千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

封丘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

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

者道爲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

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

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

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廻注之

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

歸流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廻注之意

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

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恒無壅決之患患自

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為高故易以

遏淮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

河渠考云泗州淮身視清江浦

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陡激

故易以鬻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

潰淮并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淮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至於病運者

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黃運兩河之

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之

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

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出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
至漲溢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

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

漕臣王宗沐修塞之

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躡淮後徑趨大澗口被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

淤海口幾為平陸

萬曆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鹽高寶興泰諸

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

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

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

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

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

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

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

家墩

在高堰北十餘里

經大小澗

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

之長數百丈

歷阜陵湖

在堰西南二十餘里

周家橋

北去堰四里

翟壩

在周家橋南二十餘

里為山陽盱眙接界處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以兩壩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衝溢無時矣以

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

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

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

之

是在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注太迫於張福隄穿處黃部王簡二口買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竭其內侵于簡口亦曰王家口

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

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

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後於季馴云

隆慶四年季宗沐修築高堰并濬無所加

簡即圯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

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

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

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

過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

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滄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

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

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

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

家墩涇河閘

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

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

減水石閘子嬰溝

在寶應南六十里

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

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

在寶應縣西五十里

寶應湖下子嬰

溝俱通廣洋湖

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

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

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

港

在州西南六十里

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

在揚州府東三十里

入江以殺淮漲

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

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

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爲治淮長

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

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

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

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

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

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曆二十一年淮

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

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
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
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
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
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爲
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
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
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
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
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益橫
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

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邪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

水

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入二淮出柴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

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灌矣顧寧人云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湯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灤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

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

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為務堰者

高家堰

家一作加

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

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

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

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

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

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

觀其所

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口本自無淤

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功邪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閼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爲典農校尉巡土田之

宜盡鑿漑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爲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况今欲藉此清湍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

蜀尾没于勃碣

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

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

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
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
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
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
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
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
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
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
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
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
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

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
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浮潦而河淮上流

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

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

明隆慶四年萬曆三年
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

高堰山陽高寶興
鹽諸境悉爲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

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

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

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

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

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

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邗柳

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

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
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
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
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
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
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
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
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
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
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况降

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禹貢錐指卷第十三下